



扇

後
圓
頭



扇

扇

長



徐
志
摩
•
眉
小
札
选

如
麒
选
编

眉短眉长

徐志摩●爱眉小札选

眉 短 眉 长

徐如麟 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字数 67,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7700 册

ISBN 7-5407-0455-1/I·341

定价: 2.30 元

序

陈从周

“眉长眉短”，多富有诗意的动人辞句啊！眉轩，徐志摩为陆小曼题的斋名。小曼名眉，用这个眉字来颤额，其中包含着多少深情厚意，与多少美的境界，诗人的性灵也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志摩写过《眉轩琐语》、《爱眉小札》，他对“眉”是如何的钟情啊！

“眉目传情”、“低眉斜视”，人的感情就是在这短短的两眉之间，太神秘了。“画眉深浅入时无”，唐人的诗句传诵了整个社会，文学的能量实在太大了。在昆剧后台，看梁谷音化装，她对画眉够认真呢！眉长眉短，眉高眉低，眉广眉修，眉深眉浅，都是亲手来画。谷音是知眉的人，可惜未能及见小曼，小曼原是昆剧的名票啊。徐如麒君近编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一些信，把书名题为《眉短眉长》，这叫人太高兴了；书名取得太美了。这许多信，可说多数是情书，可作为志摩史实的一部分来对待，而词藻

之美，感情之丰，那可说真正的情语了。这些信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十几岁时就见到了，后来编《徐志摩年谱》及校其遗著时，都细致阅读过，如今我还常常要看，如梦如幻，我仿佛见到这两位眉轩之人，到了他们的诗境中，与现实的感触不一样，“欲改清真春思调，一秋最是忆人时”，这般新秋天气，增加了我多少怀人情绪。

小曼生前，我常到她眉轩去。壁上挂着志摩的遗影，桌上玻璃下是志摩的一张绝笔信，有杨杏佛跋。她伏案作画，清寂的楼头，产生了一种旁边似乎有着一个人，这就是另一主人志摩吧，我每次在她家，就必然有这种幻境。

眉是人身上不可缺少的情感表现部分，这本《眉短眉长》也是志摩与小曼情感表现的部分，这当中有着“真善美”，没有丝毫的假、丑与恶，一片深情，字字流露，希望读者不要仅仅以“情书”来视它。这是一部高尚的文学作品，教人怎样做一个真的人，善良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如麒坚欲我写序，因知志摩小曼深，我起初是婉谢的，实在怕动笔，两年多来的凄凉岁月，颓唐得提不起笔来，“以园为家，以曲托命”，如是而已，但是我想我不写这些话，我是愧对志摩与小曼的，我没有推托的理由，“起舞不辞无气力，衰君吹玉笛”，用这老实的言语，以答如麒的一片诚心。

一九八八.九.十九.于同济大学

目 录

序	陈从周(1)
爱眉小札(选)	
(一九二五年)	
八月九日.....	(3)
八月十一日.....	(6)
八月十六日.....	(9)
八月十八日.....	(11)
八月十九日.....	(16)
八月二十一日.....	(18)
八月二十二日.....	(20)
八月二十四日.....	(23)
八月二十七日.....	(26)
九月五日.....	(29)
九月九日.....	(31)
九月十一日.....	(34)
九月十三日.....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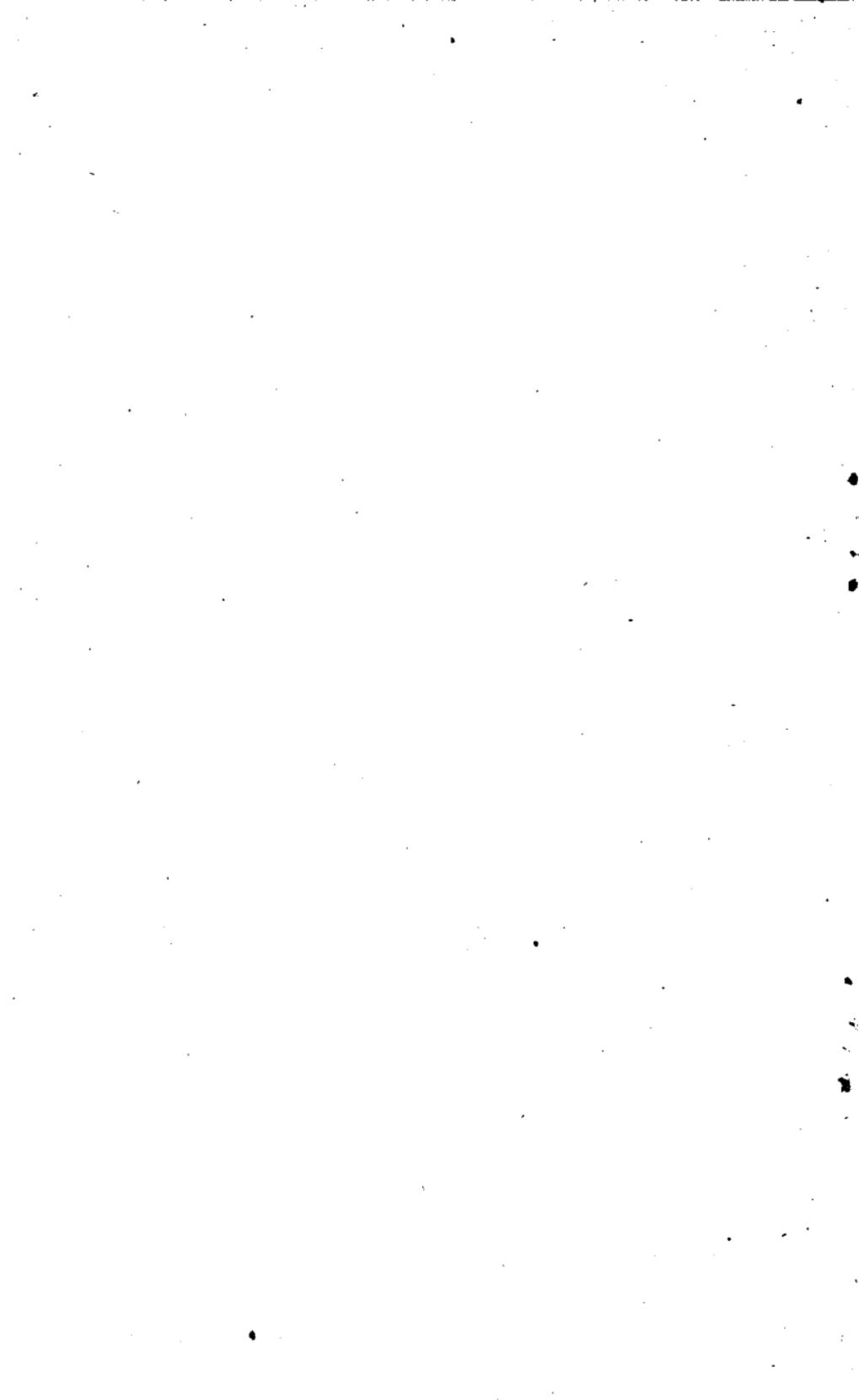
九月十六日	(38)
九月十七日	(40)

致陆小曼私柬

一(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45)
二(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49)
三(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	(51)
四(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53)
五(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56)
六(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59)
七(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61)
八(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八日)	(64)
九(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67)
十(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70)
十一(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	(72)
十二(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77)
十三(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80)
十四(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	(87)
十五(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	(90)
十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93)
十七(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97)
十八(一九三一年三月四日)	(99)
十九(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	(102)
二十(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	(105)
二十一(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110)

- 二十二(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 (113)
二十三(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118)
二十四(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 (122)
二十五(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124)

爱眉小札（选）



八月九日

“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最近的发现。

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我最乐。坐着谈也好，走道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厂甸我何尝没去过，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象一条小龙。

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得不可名状的欢喜。朴素是真的高贵。你穿戴齐整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眉，有我独到的领略。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这话确有道理。

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琐细，俗；我爱个性的表现。

我的胸膛并不大，决计装不下整个或是甚至部

分的宇宙。我的心河也不够深，常常有露底的忧愁。我即使小有才，决计不是天生的，我信是勉强来的；所以每回我写什么多少总是难产，我唯一的靠榜是霎间的灵通。我不能没有心的平安，眉，只有你能给我心的平安。在你完全的蜜甜的高贵的爱里，我享受无上的心与灵的平安。

凡事开不得头，开了头便有重复，甚至成习惯的倾向。在恋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缝儿，小缝儿会变大窟窿，那就糟了。我见过两相爱的人因为小事情误会斗口，结果只有损失，没有利益。我们家乡俗谚有：“一天相骂十八头，夜夜睡在一横头，”意思说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我可不信，我信合理的生活动机是爱，知识是南针；爱的生活也不能纯粹靠感情，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爱是帮助了解的力，了解是爱的成熟，最高的了解是灵魂的化合，那是爱的圆满功德。

没有一个灵性不是深奥的，要懂得真认识一个灵性，是一辈子的工作。这工夫愈下愈有味，象逛山似的，唯恐进得不深。

眉，你今天说想到乡间去过活，我听了顶欢喜，可是你得准备吃苦。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一个地方，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你这孩子其实太娇养惯了！我今天想起丹农雪鸟的“死的胜利”的结局；但中国人，哪配！眉，你我从今起对爱的生活负有做到他十全的义务。我们应得努力。

眉，你怕死吗？眉，你怕活吗？活比死难得多！眉，老实说，你的生活一天不改变，我一天不得放心。但北京就是阻碍你新生命的一个大原因，因此我不免发愁。

我从前的束缚是完全靠理性解开的，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万事只要自己决心，决心与成功间的是最短的距离。

往往一个人最不愿意听的话，是他最应得听的话。

八月十一日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这心上压得多重呀！眉，我的眉，怎么好呢！霎那间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间起伏，是忧，是虑，是瞻前，是顾后，这笔上哪能写出？眉，我怕，我真怕世界与我们是不能并立的，不是我们把他们打毁成全我们的话，就是他们打毁我们，逼迫我们的死。眉，我悲极了，我胸口隐隐的生痛，我双眼盈盈的热泪，我就要你，我此时要你，我偏不能有你，喔，这难受——恋爱是痛苦，是的眉，再也没有疑义。眉，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想望的清静，相互的永远占有。眉，我来献全盘的爱给你，一团火热的真情，整个儿给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样拿整个，完全的爱还我。

世上并不是没有爱，但大多是不纯粹的，有漏洞的，那就不值钱，平常，浅薄。我们是有志气的，决不能放松一屑屑，我们得来一个直纯的榜样。眉，这恋爱是大事情，是难事情，是关生死超生死的事

情——如其要到真的境界，那才是神圣，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难得的，我们现有少数的朋友，就思想见辩论，在中国是第一流。他们都是真爱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他们要看我们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实现一般人梦想的境界。他们，我敢说，相信你我有这天赋，有这能力；他们的期望是最难得的，但同时你我负着的责任，那不是玩儿。对己，对友，对社会，对天，我们有奋斗到底，做到十全的责任！眉，你知道我近来心事重极了，晚上睡不着不说，睡着了就来怖梦，种种的顾虑整天象刀光似的在心头乱刺，眉，你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嵌着，连自由谈天的机会都没有，咳，这真是哪里说起！眉，我每晚睡在床上寻思时，我仿佛觉着发根里的血液一滴滴的消耗，在忧郁的思念中黑发变成苍白。一天二十四小时，心头哪有一刻的平安——除了与你单独相对的俄顷，那是太难得了。眉，我们死去吧，眉，你知道我怎样的爱你，啊眉！比如昨天早上你不来电话，从九时半到十一时，我简直象是活抱着炮烙似的受罪，心那么的跳，那么的痛，也不知为什么，说你也不信，我躺在榻上直咬着牙，直翻身喘着哪！后来再也忍不住了，自己拿起了电话，心头那阵的狂跳，差一点把我晕了。谁知你一直睡着没有醒，我这自讨苦吃多可笑，但同时你得知道，眉，在恋中人的心理是最复杂的心理，说是最不合理可以，说是最合理也可以。

眉，你肯不肯亲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着，算是我给你最后的礼物？

今朝上睡昏昏的只是在你的左右。那怖梦真可怕，仿佛有人用妖法来离间我们，把我迷在一辆车上，整天整夜的飞行了三昼夜，旁边坐着一个瘦长的严肃的妇人，象是命运自身，我昏昏的身体动不得，口开不得，听凭那妖车带着我跑，等得我醒来下车的时候有人来对我说你已另订约了。我说不信，你带约指的手指忽在我眼前闪动。我一见就往石板上一头冲去，一声悲叫，就死在地下——正当你电话铃响把我振醒，我那时虽则醒了，把那一阵的凄惶与悲酸，象是灵魂出了窍似的，可怜呀，眉！我过来正想与你好好的谈谈，偏偏你又得出门就诊去，以后一天就完了，四点以后过的是何等不自然而局促的时刻！我与“先生”谈，也是凄凉万状，我们的影子在荷池圆叶上晃着，我心里只是悲惨，眉呀，你快来伴我死去吧！

八月十六日

真怪，此刻我的手也直抖擞，从没有过的，眉，我的心，你说怪不怪，跟你的抖擞一样？想是你传给我的，好，让我们同病；叫这剧烈的心震死了岂不是完事一宗？事情的确是到门了，眉，是往东走或往西走你赶快得定主意才是，再要含糊时大事就变成了玩笑，那可真不是玩！他那口气是最分明没有的了；那位京友我想一定是双心，决不会第二个人。他现在的口气似乎比从前有主意的多，他已经准备“依法办理”；你听他的话“今年决不拦阻你”。好，这回象人了！他象人，我们还不争气吗？眉，这事情清楚极了，只要你的决心，娘，别说一个，十个也不能拦阻你。我意思是我們同到南边去（你不愿我的名字混入第一步，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你知道那是不成功的，所以与其拖泥带浆还不如走大方的路，来一个干脆，只是情是真的，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面的地方？）找着做中间人，解决你与他的事情，第二步当然不用提及，虽则谁不明白？眉，你